

记忆

纺织四村的旧时光

英晖

和平路与南陵路的交口,东南方向一百米的位置,就是我无数次在梦里回去的地方——纺织四村。如今这里已是崭新的楼盘,可脚下的土地总在不经意间泛起旧时光的涟漪,那些藏在红砖楼房里的笑声,竟像从未走远。

这里曾是安纺总厂的宿舍区,20世纪60年代的红砖楼挨挨挤挤,墙根下总坐着摇蒲扇的老人。我的小姑娘一家就在其中一栋的二楼,水泥楼梯被几代人踩得发亮,扶手磨出温润的包浆。每次从四牌楼坐3路公交车来,刚到安纺总厂站,我就扒着车窗找那栋熟悉的楼。下车后,远远看见小姑娘站在路口的老槐树下,白色围裙上印着“安纺”两个红字,系得整整齐齐,无檐帽下的碎发被风吹得轻轻动,手里总攥着给我留的水果糖。

小姑娘总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,浓眉下的眼睛笑起来像月牙。他是分厂厂长,可在孩子眼里,他只是会把刚出锅的炒花生偷偷塞给我的长辈。那时大人们上班,就给我们几毛零花钱,让我和表弟去曙光电影院。两站路的距离,我们踩着树影并排走,他讲厂里的趣事,我数路边的自行车,走到影院时,裤兜里的瓜子壳总攒了小半把。

买完票必买两包瓜子、两个泡泡糖。看《城南旧事》时,黑暗里满是抽泣声,我和表弟嗑瓜子的声音都放轻了,直到英子站在骆驼前发呆,才敢偷偷交换眼神。后来看《高山下的花环》,后排的叔叔们直抹眼泪,我俩把没吃完的瓜子悄悄揣回兜里,散场时谁都没说话,走到巷口才发现,泡泡糖在嘴里嚼成了没味道的胶团。最常看的还是《白桦林中的哨所》,军

犬奔跑的镜头一出现,表弟就会碰我的胳膊——那是我们约定好的暗号,像两个共守秘密的战士。

暑假的安纺总厂像座热闹的小城。午后总有推着保温桶的师傅走过,喊着“冰棒——”豆沙冰棒咬开时会掉渣,奶油的化得快,得用舌头赶紧舔。小姑娘下班回来,热水瓶里总装着厂里发的冰水,黄黄的,甜津津,据说用槐花和白糖熬的。我们几个孩子围着桌子抢着喝,小姑娘坐在旁边补袜子,阳光从纱窗漏进来,在她银白的顶针上跳。

后来上了高中,书包里的习题集越来越厚,从四牌楼到安纺的3路公交车,我渐渐坐得少了。再后来小姑娘家搬到三里街,纺织四村的红砖楼在记忆里慢慢褪色,直到今年3月来到名邦紫庐轩工作,才发现,那些以为被时光带走的细节,都刻在这片土地里。

现在站在这里,看着工人们铺设草坪,突然想起小姑娘说过,纺织四村的老楼前要种满月季。如果他们还在,该会喜欢这里的电梯房吧!小姑娘不用再爬水泥楼梯,小姑娘能在楼下的花园里打太极。或许某个傍晚,他们会坐在长椅上,看孩子们追着蝴蝶跑,就像当年看我们抢冰棒那样。

风穿过紫庐轩新栽的乌桕树,带来远处的车鸣声。已是中年人了,竟还会像孩子似的红了眼眶。那些藏在纺织女工白围裙里的勤劳,浸在槐花冰水里的甜,都成了岁月酿的酒,越久越醇厚。而这片承载着旧时光的土地,如今正长出新的生活,或许这就是对思念最好的回应——让爱与记忆,在时光里永远鲜活。

水晶帘动风铃响

方奇

外婆眼睛失明后,我就在外婆家大门的水晶珠帘上嵌入一个风铃,一有人来风铃就会叮当作响,提醒外婆有客来访。外婆一个人住在乡下,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,舍不得离开土地。60多岁时眼睛就不好,80岁时几乎失明。

或许是因为我最小的缘故吧(我还有哥哥姐姐,在家排老三),外婆是最疼我的。那时候交通不便,每逢暑假,我都会背着书包(书包里只有一个文具盒,两本暑假作业——语文、数学两本薄薄的小学生暑假作业),开始独自步行10多公里,到外婆家度假。去外婆家一大早就得动身,路上首先需要渡过一条宽宽的大河,摆渡的老艄公不紧不慢地将木船划到对岸,任凭“咯吱咯吱”的划桨声在湖面随风飘荡。

走上一个多小时,会路过一个集市,按照妈妈的叮嘱,会从集市一家老字号店铺,买点油条、饼干等外婆喜欢的点心带去。到外婆家门口时,我会故意用力跺跺脚,用手拨动挂在大门口的风铃,叮当作响,搞出点动静来,引起外婆的注意,等到外婆拄着拐棍迎出来时,我也不作声,只是想静静地多看几眼她慈祥亲切的面容——外婆眼睛不好,我能看见她,她却看不清我,她只能看到眼前隐隐约约有个黑影。看着外婆亲切、期待又犹豫的表情,好一会儿,等她她那句“可是我家小三子回来了?”然后我再兴奋地回答:“是的,奶奶!(在乡下,我们都习惯把外婆称作奶奶)是我回来了。”外婆整个人充满了活力,高兴地嗔怪道:“你咋不早讲呢!”后来听人说,经常有放学的小学生从外婆家门口过,凡是停留时间稍长一点的,她就会忍不住问:“可是我家小三子回来了?”结果自然是失望的,至于失望了多少次,我也无从知晓。

虽然眼睛不好,但是不影响种菜,“无他,唯手熟尔”,都种了几十年的菜了,闭着眼都能搞好。我见过80多岁外婆种菜的过程,那时我只有10来岁,贪玩不懂事,也帮不上什么忙,常见外婆拿着小铲子在菜园地里,有时候蹲着,有时候趴着,有时候半跪着,一边用铲子松土,一边不停地用手摸着、捏着、扳着菜地的每一寸土地,把菜地整理得平平整整。菜地整理好后,外婆把很多菜种分别撒下去,给它们浇水时,会让我拿着一个水瓢在一边看着,发现哪里的菜种还没有

浇到水,就让我及时给它们补上一瓢水,并教我如何给菜种浇水:端平水瓢,手腕旋转,在空中画个半圆,轻轻一抖,把水轻柔泼出去,整个水面像撒开的渔网一样,阳光一照,犹如一挂水晶做成的帘子,轻轻地盖在菜种上。

菜种的嫩芽破土而出后,外婆会适时移栽各种蔬菜的秧苗,没有成活的秧苗,邻居们串门时是会告诉她,然后给她送来秧苗,可以及时补种。平时一有空,外婆就在菜园里的秧苗间摸来摸去,忙来忙去,除草、浇水、搭架子……是杂草她一摸就知道,偶尔也有拔错的时候,我看见她好几回错把小青菜当野草拔了,但我一直没有告诉她,我怕她因此而难过、自责。

收获的季节到了,外婆的菜园里可漂亮啦!五颜六色,层次分明:攀在高架上有翠绿细长的丝瓜、顶花儿带刺的黄瓜、表面疙疙瘩瘩的苦瓜;稍微矮一点的有红绿相间的辣椒、皮薄肉厚的西红柿、细长光滑的茄子;贴着地面的有郁郁葱葱的韭菜、表面带毛的冬瓜、碧绿鲜嫩的小青菜……家里根本吃不完,常常给亲戚朋友和邻居们送一些。

村里来来往往的人,路过外婆家门口,看到这满园蔬菜,没有不啧啧称赞的:“这老人家真不简单,都80多岁了,眼睛还看不见,竟然能把菜种得这么好!”外婆听了也十分开心,绽放的笑容让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来,感觉人都年轻了许多……

秋天到了,开学的时间到了,背起书包,书包鼓鼓的,里面塞满了玉米、黄瓜、西红柿等好吃的。外婆千叮咛万嘱咐:“路上要小心,千万不能玩水!”

“叮叮当当……”掀起门帘,风铃响起,外婆送我到门口,我走出老远,感觉她还在看我。回头一看,她果然还倚靠在大门口痴痴地看着我,好像能看到我一样……我的眼眶湿润了,明知她看不见,我还是情不自禁地向外婆轻轻挥挥手告别。回家的路还很长,转身走后,心里默默地念叨着:再见了,奶奶,明年暑假我再来!

“叮叮当当……”一阵清凉的夏风突然吹来,门前的风铃声清脆悦耳,呆坐窗前许久的我满心欢喜,抬眼望去——蓦然回神,发觉门外那片菜园早已不在,外婆已经去世十多年了……

诗词

八一感怀(外一首)

王家富

又见军旗猎猎扬,梦回哨月照钢枪。
领章犹带烽烟色,纽扣长凝刀剑光。
勋绩已随云影淡,秋容犹赏菊花黄。
此生幸把军魂铸,不让山河成战场。

咏黟县石印村平方里民宿

石印民居近古屯,粉墙黛瓦自然村。
推窗尽揽千峰秀,信步闲观万竹痕。
四面八方游客至,三言两语友情存。
此间自有乾坤在,不羨桃源入李门。
注:①古屯——指黟县西递镇。②李门——民宿主人姓李。

风土

白际的夏天

焦水奇

晨雾还没褪尽,白际的夏天便从百丈冲瀑布里漏了出来。山坳里的水汽凝在青石板路上,踩上去能沾湿半只旅游鞋。新屋古树群的柳杉把影子泡在露水里,每片针叶都挑着晶亮的光,风过时抖落一阵细碎的雨,惊得树下的竹鸡扑棱掠过蕨类植物的绿浪。红豆杉的树干上,晨露顺着斑驳的树皮往下淌,在根部积成小小的水洼,映着天的蓝、云的白,还有山民担着竹篓走过时晃动的身影。

太阳爬过“徽州天路”的弯道,整座山开始蒸腾起草木的清香。老谢的农家乐檐角挂着的玉米串,在阳光下泛着蜜色的光,与晒匾里正在脱水的野葛粉相映成趣。竹篱笆上的牵牛花还没来得及合拢,紫色的花瓣上凝着的水珠被晒得发烫,引得蜂蝶在篱笆间交织——它们大概是这山里最勤勉的信使,刚从香笋干晾晒的竹架旁掠过,又一头扎进高山茶园的绿涛里。午后的暑气被山风撕成碎片。百丈冲瀑布的轰鸣隔着半座山就能听见,117米的水幕砸在青石上,扬起的水雾在日头里幻出七彩虹桥。新修的栈道上,穿蓝布衫的老人背着竹篓拾级而下,篓里的野猕猴桃蹭着沾露的蕨菜,沾了满身清凉。孩子们赤着脚在河谷里追逐,凉鞋踢起的水花惊飞了石缝里的蜻蜓,红的像燃着的火苗,绿的似浸在水里的翡翠,翅膀扇动时带起细碎的风。

最热闹是在溪边的老樟树下。竹凳上坐着歇脚的骑行者,手里捧着粗瓷碗,喝着冰镇的野葛粉糊,碗沿凝着的水珠滴在青石板上,洒出小小的湿痕。卖红薯干的阿婆用蒲扇拍打着竹匾,褐色的薯干在风里轻轻摇晃,甜香漫过石拱桥,与对岸农家乐飘来的腊肉香缠在一起。穿校服的少年趴在石栏上写作业,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,混着瀑布的轰鸣、蝉的长吟、还有公路上摩托车驶过的短暂引擎声,在山谷里织成一张细密的网。

傍晚了,山风忽然带了凉意。收工的采茶人背着竹篓往家走,篓底的茶叶梗渗出深绿的汁液,在石板路上拖出蜿蜒的痕迹。农家乐的屋檐下支起木桌,细瓷蓝边碗里盛着陈年的腊肉烧制的刀板香,洒着红苕,闪着油光。竹筛里摊着新炒的高山茶,沸水冲下去时,茶叶在水里翻卷着舒展,像一群被唤醒的绿蝶。远处的贵溪河泛着碎银般的光,两棵相依的老树把影子浸在水里,随着涟漪轻轻摇晃。

白际的夏天,蓝天与白云交际的地方,热烈又清凉,像瀑布砸起的水雾,既藏着阳光的灼热,又裹着山溪的温润。